

## 〈SUN〉節錄

我把自己的五顆手套留到最後做，只有我和阿善師、阿善嫂三個人全心負責這九十顆手套。我知道三個人很難在四個月裡要做九十顆手套，每當阿善師夫婦回家後，我會在吃過晚飯再自己回到工廠趕工。我會將隔天要用的皮片先裁好，不斷回想阿善師第一天教我裁皮片，閉上眼睛照著他的步驟再想一遍。我開始在皮革台上攤開每一面牛皮，從左邊順著牛頭的部位一路摸到牛尾。

「尻脊駢的皮適合囤佇接球彼面，你摸看覓，是毋是較韌、較實在，愛記得。煞落來，這部分是腹肚，你這馬共目睷瞞瞞，用指頭仔摸看覓伊的表面，敢有摸著油的感覺」。這部份不要搞錯了，阿善師最在意的就是這件事，再來才是縫線的工整程度。

摸到牛肚時，我試著讓手掌貼著它壓下去，再壓深一點，好像那塊皮革的油都黏在我的手上。我摸過一塊皮再摸過一塊皮，熟悉每一塊皮的紋路、毛孔、皺褶，一個手套師傅必須學習這些，記得它們的氣味和毛孔，用我的手而不是眼睛。我將皮革放在燈下仔細的看，把鼻子湊上去聞，藥水染劑的味道充滿整個空間，過去我沒有發現的事都出現在此刻浮現。

「妳說我會為了保護自己所愛的人，而用自己的後背去抵擋一切危險嗎？」當我帶著M在夜晚的工廠趕工時他這樣問我。我握著她的手摸著背部的皮革時想起師父說這塊皮革是牛隻身上最強韌的部分了，通常會放在接球面使用。

「會吧。」接著我帶她撫摸到牛的肚子，即使這動作已經做了上百遍我仍然在每次裁切前都做一次。

「這間工廠就是阿善師跟阿善嫂嗎？」

「什麼？」

「我說這間工廠就是阿善師和阿善嫂嗎？」

我握著M的手在牛的肚子上停了很久，接著我把她翻過來面對著我。

「妳要跟我一起做手套嗎？像阿善師和阿善嫂那樣。」

「我想跟你一起把最後的五個手套做完。」

當這些手套做完之後，M就離開我了。